



文
冊
七
廿
八
冊
九
四
十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9
11



文庫 11
D 99
11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序引

張仲經詩集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客居永寧。永寧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蚤以詩文見稱。及子官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寧。挈家就子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北渡後。薄游東平。謁先行臺嚴公。一見即被賞識。待以師賓之禮。授館於長清之別墅。積十餘年。得致力文史。以詩為專門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畧也。今觀其詩。永寧王趙幽居云。寒盡



48-11884

010190549408

遠山夕夕集 卷三十一
陰厓草有芽。行稍殘雪墮。冰花號空老。木風纔定。倒影荒山日又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擾漫思家。煙邨寂寞無人語。獨倚寒藤數暮鴉。其落筆不凡。類如此。及來內鄉。嘗阻雨。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浙江觀漲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濤聲破清曉。光甫大加賞歎。以爲有前人風調。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名所居爲行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義。行齋之南。有菊水。湍流噴薄。景氣古澹。陽厓回抱。綠莎盈尺。臘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嘯咏彌日。仲經有詩。云寒客遠峯猶帶雪。煖私幽圃已多花。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汊流之句。亦自以爲不及也。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頽萬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淒迷綠簷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樽。空巢燕如相識。

頻來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愁兩鬢蓬。淚從南望盡。塗自北來窮。破牖蠅烘日。枯稍鵲愛風。帳然搔白首。遠目過歸鴻。贈員善卿云詩材雖滿腹。家具少於車。珍珠泉感舊云紅槿有情依壞砌。綠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壞壁黏蝸艱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葉怯秋聲。憶永寧舊游。寄魏內翰云上閣寺高迎晚翠。游家樓小簇春紅。獨脚云洛岸瀟瀟雨送春。老愛青山悟靜緣。問路前邨犬吠人。病枕偏宜夜雨聲。林深鹿近人。年衰與杖宜。雲出祗園雨亦香。又如風琴一首。同軍謠四首。清明日陪諸公讌集東園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學東坡八首。再到方山絕句。書陶詩後集句。往往傳在人口。內相文獻楊公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爲荒唐。不及爲滅裂。仲經所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者。

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爲人資稟樂易。恬於進取。進退容止。皆有蘊藉可觀。與人交。重然諾。敦分義。終始可以保任。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重。豈得輕負所學。忘禮諫之義乎。憂世既切。惠養是其所長。趙張三王鉤距之吏。奮髯抵几。肅肅俊使。保其羞而不爲。至於德讓君子之風。良有望焉。自丙午以後。參幕府軍事。當賢侯擁篲之敬。得寸行寸。謂當見之一日。未一試而病不起矣。其孤夢符。持橘軒詩集。求子編次。感念平昔。不覺出涕。因題其後。嗚呼。有言可述。學者之能事。有子可傳。人道之大本。吾仲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顧雖賸志下泉。其亦可以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友河東元某裕之題。

陶然集詩序

貞祐南渡後。詩學爲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李內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從之游。初得樹古葉黃。早僧閒頭白。遲之句。大爲欽叔所推謝。從是游道日廣。而學亦大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述二十首。號陶然集。所賦青梅瑞蓮。併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爲貴也歟。歲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飛卿每作詩。必以示子。相去千餘里。亦以見寄其所得。子亦頗能知之。飛卿於海內詩人。獨以子爲知己。故以集引見託。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子釋之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眞積之力。久而有不能

復古者。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既見復闕。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師。本之經。真積力久。而不能至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之如是邪。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口成文。不害爲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適足以污簡牘。尙可辱采詩官之求取邪。故文字以來。詩爲難。魏晉以來。復古爲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獨至。初不爲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爲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咏謳謠。詞調怨嘆。詩之目既廣。而評詩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概以脫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怪變。軒豁

幽秘。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爲工。鈍滯僻澀。淺露浮躁。狂縱淫靡。詭誕瑣碎。陳腐爲病。毫髮無遺恨。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換骨。陳言如賊。莫經心。辭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看似尋常。取奇崛。成如容易卻艱難。半山翁語也。詩律傷嚴近寡恩。唐子西語也。子西又言。吾於它文。不至蹇澀。惟作詩極艱苦。悲吟絜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釁百出。輒復悲吟絜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爲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

於詩其可已乎。雖然方外之學有爲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詩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沂石樓。歷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淡入空寂。盪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予爲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眞隱序。

木菴詩集序

東坡讀參寥子詩。愛其無蔬筍氣。參寥用是得名。宣政以來。

無復異議。予獨謂此特坡一時語。非定論也。詩僧之詩。所以自別於詩人者。正以蔬筍氣在耳。假使參寥子能作柳州超師院晨起讀禪經五言。淡入理窟。高出言外。坡又當以蔬筍氣少之耶。木菴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議論爲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鄉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玄。予亦在焉。三君子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寶應。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內相楊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見顏色爲恨。予嘗以詩寄之云。愛君山堂句。淡靖如幽蘭。愛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丸。詩僧第一代。無媿百年間。曾說向閑閑。公亦不以予言爲過也。近年七夕感興。有輕河如鍊。

月如舟。花滿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之句。予爲之擊節稱歎。恨楊趙諸公不及見之。乙酉冬十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菴集。求予爲序引。試爲商畧之。上人。才品高。眞積力久。住龍門崧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勝。思與神遇。故能遊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科臼。於蔬筍中。別爲無味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有望焉。正大中。閑閑公侍祠太室。會上人住少林。久倦於應接。思欲退席。閑閑公作疏留之。云書如東晉名流。詩有晚唐風骨。予謂閑閑雖不序木菴集。以如上語觀之。知閑閑作序已竟。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爲詩僧家第一代者。良未盡歟。

南冠錄引

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護還鄉里。時子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大父彫喪殆盡。問之先世之事。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梗概。予亦以家謀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論次之。蓋未晚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歲無寧居。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謀乃於河南諸房得之。故宋以後事爲詳。而宋前事皆不得而攷也。蓋之兄嘗命予脩千秋錄。雖畧具次第。他所欲記者尙多而未暇也。歲甲午。羈管聊城。蓋之兄邈在襄漢。遂有彼疆此界之限。姪搏俘繫之平陽。存亾未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尙幼。未可告語。予年已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待盡。使一日顛仆於道路。則世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維祖考承三公餘烈。賢雋輩出。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阜隸之室混爲一區。泯泯默默無所。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一
發見可不大哀耶乃手寫千秋錄一篇付文嚴以備遺忘又
自爲講說之嗚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問其形
質顏貌言語動作之狀史家亦往往爲記之在他人且然吾
先人形質顏貌言語之動作乃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
以先世雜事附焉予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作詩今四十
年矣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爲民自少日
有志於世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之間與世
合者不能一二數得名爲多而謗亦不少舉天下四方知己
之友唯吾益之兄一人人生一世間業已不爲世所知又將
不爲吾子孫所知何負於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以行年雜
事附焉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訖正大之末吾家
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圍予爲東曹都事知舟師將

有東狩之役言於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
爲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錄
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
三二十年則世人不復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以可奈何其所
知者忍棄之而不記耶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
南冠錄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有不解
者就他人訓釋之違吾此言非元氏子孫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

者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決科者率十分天下
之二可謂富矣喪亂以來僵仆於原野流離於道路計其所
存百不能一今年豫秋賦者乃有百人焉從是而往所以榮
吾晉者在吾百人而已爲吾晉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則爲

吾百人者其何以自處耶將僥倖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將斬
固一命躡躡廉謹死心於米鹽簿書之間以取美食大官耶
抑將爲奇士爲名臣慨然自拔於流俗以千載自任也使其
欲爲名臣奇士以千載自任則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
雖充賦之多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貴乎十分天下之九哉
嗚呼往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晉者既有任其責
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
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
之志者多樂居焉子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洛陽以秋試留
長安中八九月時紈綺氣未除沈涵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

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
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於顏間二三君
多秦人與子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
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淡讀時時釀酒爲具從
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概攷前世之遺蹟
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
君之便於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今
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貴華屋皆眾人所必爭而造
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間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
乎其無所得蓋自放於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
者亦何靳邪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於輞川之上矣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輔之李君膺剡章之招有汎舟之役東門祖道北海開樽念
 會合之良難欲殷勤之重接時則莫春三月人則楚囚再期
 魯連之一箭空飛季子之百金行盡釋射鉤之怨雖當三沐
 而三薰動去國之魂徒有九招而九散沈云鄉云東南水國
 腸一斷而一連西北
 鄉關魂九見銅駝之荆棘夢金馬之衣冠感今懷昔怒焉如
 招而九散
 擣況復中年哀樂流景須臾歌驪駒而再中橫素波而徑去
 瞻仰弗及我勞如何如春登臺翻失熙熙之意仰天擊缶能
 無嗚嗚之聲諸公從衍聖孔公賦詩贈別凡若干首而某為
 之引

送高雄飛序

恒府天壤間大都會在今為長樂宮之湯沐邑且乾龍潛躍
 之淵也自文統紹開俊造駢集七八年之間鶴書特徵與鳳

尾諾之所招致眎他郡國為尤多乃七月甲申漕司從事河
 東高鳴雄飛被賢王之教當來傳北上聲光四馳歡動州里
 僉謂高子春秋鼎盛卓然以問學為業真積力久故胸中之
 言多六經百氏史漢陳范之書司馬氏范氏通鑑唐鑑之學
 六朝唐以來之篇什馳騁上下參百數萬言往往見於成誦
 文章翰墨宜在茂異之科古所謂立談可以致雙璧一日可
 以致九遷者在此行矣高晉產也僕以犬馬之齒之故謬為
 之一言天家包舉六合臣屬萬國立武事以兼文備由草創
 而為潤色延見故老網羅豪雋必當攷古昔之理亂論治道
 之先後察生民之休戚觀風俗之媿惡以成長治之業以建
 久安之勢金城千里太山而四維之顧豈汲汲於文章翰墨
 之用糜羔雁而徹玄纁乎且夫人臣以納忠為難人君以寬

聽盡下爲尤難蓋義則古今之體同而情則天淵之路絕逢
干之游未遠伊管之辨易窮諛臣嫉立仗之鳴說家懼櫻鱗
之怒況乎裹糧三月被髮九閭事重而言輕威尊而命賤雖
復憤泉秋沸冤霜天零思欲片辭自明胡可得已乃今首登
瀛之選接曳裾之遊使者牽車太官捐酒主好善而忘勢士
見義而得爲陸太中之詩書叔孫奉常之典禮賈長沙之經
濟魏相國之謀謨有懷不摠生才奚用是則爲吾高子者亦
豈輕負所學棄以爲雙璧之甘餌九遷之捷徑乎諺有之見
卯而求時夜謂之蚤計椎牛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後期智無
後期亦無蚤計行矣吾子今正是時請賦南山有臺勸爲之
駕云壬子秋二十有七日新興元某引

寒食靈泉宴集序

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爲鳳山之東麓有寺曰靈泉阻
以絕澗蔭以淡樾重岡復嶺回合蔽映夏秋之交湍流噴薄
殷勤谿谷寺已廢於兵而石樓之典刑故在僧扉禪室間見
層出南望坡陀小山如几案間物巖花錯繡羣鶯下上雲光
金碧林煙彩翠陰晴朝暮萬景岔集蓋輞川之鄉社而桃源
氏之別業也昭陽薦歲維莫之春諸君以僕燕路言歸東藩
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渝樹林水鳥之盟千里相思一杯爲
壽楊雄獻賦自詫雕蟲之工許汜求田乃爲元龍所諱尊前
見在身外何窮釋塵累而玩物華厭囂湫而樂間曠印須我
友天與之時兵廚之良醞踵來京洛之名謳自獻談諧間作
塊磊一空倒蔗有佳境之餘食芹無此時之美一之爲甚覺
今是而昨非四者難并苦夜長而晝短謫仙所謂醉盡花柳

賞窮江山者於是乎張本不有蘭亭絕唱留故事以傳之其在白雲老兄負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詩任用韻共九首以寒食靈泉宴集命篇而某爲之序諸公可共和之

德華 周卿 請 德昭 英孺 文伯 元某

期而不至者 張 聖與 子中

不期而至者 孫 德謙 張 夢符

太原昭禪師語錄引

慈明與琅耶覺皆法兄弟其扶臨濟一枝慈明而下十餘世得玄冥禪師琅耶而下亦十餘世得虛明亨禪師玄冥風岸孤峻無所許可寧絕嗣而不傳虛明急於接納故子孫滿天下又皆稱其家加慈雲海清涼相羅漢汴與法王昭公皆是也屏山爲虛明作墓誌以爲二公傳與不傳雖異而其道

並行而不相悖也正大初予在史館昭公屬予求書屏山所作銘於禮部閑閑公公初以目疾爲辭予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時昭公方爲虛明作塔於法王之朝臺有偈云以塔爲身以鈴爲舌萬仞岡頭橫說豎說予爲公舉似公欣然曰銘安在我當爲書之蓋師家父子爲時賢所稱如此歲丁酉八月予自大名還太原師之徒蔚某出師語錄求作序引吾家微之有言若佛法師當爲予說而予不當爲師說故畧以數語遺之太原元某引

嵩和尚頌序

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涼還太原會乾明志公出其法兄弟萬壽曇和尚頌古百則語諉余題端余往在南都侍閑閑趙公禮部楊公屏山李先生燕談每及青州以來諸禪老皆謂

萬松老人號稱辨材無礙當世無有能當之者承平時已有染衣學士之目故凡出其門者望而知其爲名父之子雖東林隆高出十百輩而曷於是中猶爲上首其語言三昧蓋不必置論予獨記屏山語云東坡山谷俱嘗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爲祖師禪東坡爲文字禪且道曷和尚百則語附之東坡歟山谷歟予亦嘗贈嵩山雋侍者學詩云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曷和尚添花錦歟切玉刀歟予皆不能知所可知者讀一則語未竟覺冰壺先生風味津津然出齒頰間當是此老年作舉子時結習未盡爾志公試以此語問阿師當發一笑中元日遺山居士元某引

傷寒會要引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

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貴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譽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概其學如傷寒氣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

也以古方為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學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眾醫言疾淡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啟立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沈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投白虎耶白虎

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它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柰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大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瞤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瞤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邪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瞤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瞤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

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
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
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
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脈八九至是熱
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
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
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
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
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淡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
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
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
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
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歷之家
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
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
而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
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引乃以如上事冠諸篇使學者知
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閏月望日河東元某
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

元氏集驗方序

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寶惜固
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間居州里因錄予所親驗
者爲一編目之曰集驗方付搏拊輩使傳之且告之曰吾元
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官無一廢

之寄而室乏百金之業其所得者此數十方而已可不貴哉
十二月吉日書於讀書山之東龕

周氏衛生方序

定襄周侯夢卿弱冠從其兄戶籍判官器之作舉子遭罹兵
亂投迹戎行屢以戰多取千戶封佩金符然其舉子習氣故
在也中年以來頗以醫藥卜筮爲事孤虛壬遁風角鳥占俱
號精備軍旅問病患瘡猝爲之投劑救療旣廣遂爲專門之
業以夏課綴葺之勤而移之芝朮葳桂之下好事者有祕方
可責目前之效者必來告之歲月旣久浸成卷帙凡若干卷
若干首以周氏衛生方目之予以世契之故得傳錄焉竊謂
醫藥大事也古人以爲藥猶兵然兵殺人之器善用之者能
以殺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則反以生人者殺人世之君子留

意於性命之學者良有旨哉予於周侯不獨美其已試之功
與兼愛之心又以見其角逐風塵之際雖有獨掃千軍之勇
果非樂於戰鬥以人命爲輕者故爲道所以然者冠諸篇遺
山元某引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石舟校梓

銘

孔道輔擊蛇笏銘

龍圖孔公原魯擊蛇笏闕里傳寶舊矣汴梁既下入宣撫王公家公之子以傳彥遠張君彥遠屬某作銘敢以蕪辭贅於徂徠石先生之末以俟後之君子己酉十月日書

大橫庚庚色棗漆殷血一線著怪迹殷士膚敏世載德天以

原魯配秀實文楷指佞堯屈軼屈之版恃氣不屈衣冠堂堂

立如植寸鐵指月月不蝕指月一作磔墓歿蛇區區辱吾擊正以痛

使與泚一徂徠之銘董狐筆神物當為吾道惜屬君金匱祕

石室一日龍化雷破壁一日一作不然

良佐鏡銘

郟城張氏蓄古鏡以百數其一識云見月之光天下大明子用是知古人雖作細小物而闡衍博大之義寓焉丙戌夏四月予過汜南良佐請銘其鏡因取往所見八言之義衍之以爲銘良佐忠於愛君篤於事長嚴於治軍旅又謙謙折節下士從諸公授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爲治心之要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繁時之金金城之功刻畫之制鍛鍊之功自其細心而觀之不過爲櫛縱巾幌几杖盤盂間之一物自其大者而言之則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且夫昭曠粹精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諸身而取諸物此偏暗之所以揜其聰須眉之不燭妍媸之不別與亾鏡同善惡之不明白黑之不分與亾視同豈

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挾昭曠粹精之固有而不得此一物巾幌盤盂之中古有之見爾前慮爾後吾願君子之擴而充

默庵銘爲劉司正光甫作

時然後言真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言惟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喙三尺而學啞啞規以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挈餅靜如持城其中鏗鏘萬物震驚酒見於面病見於脈眼有否臧口無青白欲息子言當息子機一庵虛白天地同歸

布衾銘

百世溫公布衾終身服公之服嗟予何人人以貧爲辱我以貧爲福人以儉爲詐我以儉爲德惟福惟德服之無斃

無弦琴銘

厥初制琴意寓於器器如可忘聖則徒制如陶所言奚貴於琴羊存禮存大中之心我弦無弦弦會當具尙因正聲以識真趣

取樂堂銘

工部高平趙公德宇冲粹與物無競敷歷中外餘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爲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湛里社乃無失侯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於公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爲善自得之義名之曰取樂以公平生攷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爲作銘

樂外有終樂內莫窮惟樂焉有外內之別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醲四體以充孰不秉彝而天獨以厚公醪醴腐腸鼓鐘闕聰誠有囂囂者存洵憂畏其誰攻相彼力田祇繫於逢就七遇之皆比要萬折而必東遼海管寧鹿門龐翁幽蘭淡林穆如清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於身康強而子孫吉者將非爲善之功乎

超然堂銘

眼空四海自聖癡舌啞一時無眼禪匡牀兀坐差獨賢恩澤小侯佳少年威儀秩秩賓初筵榮觀燕處防未然小學之書聖所傳祝君持心靜而天青雲驂蹕渺翩翩仲寧提領年甫弱冠顯襲世爵蓋嘗從吾友輔之教授張君學故時譽甚著日者燕諸老於所居之超然堂問以超然之義且以銘爲請因就其所可致者而勉之

太古堂銘

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苦爲樂者

塊坐趙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後高弟范鍊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請住州之天寧觀後十年真定幕府參議趙振玉起堂於天寧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真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余嘗讀太古集見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囚首喪面者之所可萬一癸卯冬過慶源館鍊師所居乃爲作太古堂銘其銘曰

宇宙一途萬物並馳至人淡心砥柱不移一念萬年後天爲期虛室生白嗒焉自遺故曰存乎人不繫其時居今而行古豈季末之能漓玄學希夷大易精微致身羲皇野鹿標枝穴居野處旦暮見之彼倏隱行怪小智自私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復者殆昨暮兒耶

皇極道院銘

虛白處士趙君已入全真道而能以服膺儒教爲業發源語孟漸於伊洛之學方且揆三聖書而問津焉計其真積之力雖占候醫卜精詣絕出猶爲餘刃耳道風旣扇旌車時徵曳裾王門大蒙寵遇三年以母老得請歸在鎮陽行臺奉被恩旨發泉公帑築館迎祥觀之故基是爲皇極道院年月日某實敘而銘之處士名素字才鄉河中人虛白其賜號云
聖學心傳惟精惟一作新斯民下土是式相爾秉彝有物有則厥惟背馳固有而失有淫有朋有比其德匪伊司南偃其擿埴於帝其訓王道正直福自爾求如斂而錫咨而虛白慮然後得言以道敷中由權執賢王好善而康而色相叶厥居方穀之實善頌善禱香火晨夕恭惟君師永建皇極

長真庵銘

淮安張澤之爲子言福昌之東韓城長真譚公舊隱之跡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畧具矣用譚公之故名之曰長真庵志明初隸唐州營卒在諸黥中獨以性行見稱其主獄囚有矜憫之實飢飽寒暑每爲調護之旣久轉將領貲產亦厚一旦與道人語慨然有高舉遠引之意卽棄家入道其子追及於襄城泣拜請還志明靡然不移遂入崧山師事紫虛於大師及卽仙翁積年避壬辰之兵東之海濱亂定還洛陽築環堵於韓城而居之道俗歸向以爲堅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卽譚所居而奉之今年過八十神觀殊未衰目光炯然人望之知爲有所養者長真爲得人矣幸吾子爲之銘澤之子舊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參用溪南詩考辛敬之之語爲作銘銘曰

其兼愛也楊其苦節也墨有許行之樹藝有頭陀之縛律其澹然無營又似夫修混沌氏之術者也若夫腐朽之可神糟粕之可醇卽色而實相卽空而法身孰妄而孰真吾知有存乎其人而已

天硯銘

楊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半從長衡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以貯水而面可以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乃請余爲之銘

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強名在我自然爾目惟鸚爾味惟鳳篝火繩縵求中產之售漆室緹衣致賓筵之奉彼金樅而石奏泉生而雲滃者亦惟硯之用割烹是謂食費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一
五
瑑刻不加玉重吾知一日而浸百畦惡於漢陰之抱甕

小紫玉池硯銘

蒼龍太一玉版之次維寶硯三并此而四出中祕歸元氏得非所宜殆天賜子孫保之他日知野史之所自

贊

手植檜聖像贊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爲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爲龕像出於手檜爲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爲難合是二難宜爲儒家世寶迺百拜而爲之贊云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卽之溫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斂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將以爲甘棠之賢邪抑與夏鼎殷槃而傳也

老人星贊

維南有星與弧直其名老人天一極或見或隱代不一光精何年貫此石非母非青非瑑刻玄龜導前鶴後翼飄然而來莫從詰祝翁少留觀世德尙爲斯民開壽域

宣政間忻州天慶觀道士能知推命其宗人堅畫老人星像紫府竹璟爲之贊石刻有二一在吾州一在濟源貞祐甲戌之兵天慶廢石刻之存亾未可必在濟源者畫像雖存而贊文漫滅不可讀己亥正月子見之濟瀆祠歎州里舊物兒時所常見者將遂湮滅而不傳因爲贊以補之且使三人者姓名復見於此紫府今五臺二十七日謹記

范文正公眞贊

文正范公在布衣爲名士在州縣爲能吏在邊境爲名將在

遵山先生集 卷三十一 七
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爲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七世孫道士圓曦乃爲之贊云

以將則視管樂爲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爲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圓蓋而蟠方輿朱衣玄冠佩玉舒徐見於丹青英風凜如古之所謂坐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趙閑閑真贊二首

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絕業斂避於蔡無可黨竹溪之後而竟推爲斯文之主盟不立崖岸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溼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溫見於丹青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鳳衰無周龍移啟

魏殄瘁攸屬古爲悲歎人知爲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爲中國二百年之元氣

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公若以爲可教爲延譽諸公間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門公又謂當有所成就也力爲挽之獎借過稱旁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禮部之美雷御史希顏李內翰欽叔爲元氏黨人公不之卹也正大甲申諸公貢某詞科公爲監試官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秦王破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頗爲聳動顧坐客陳司諫正叔言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邪公之篤於自信蓋如此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猥相薦引者十七章竊自念言公起布衣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

士不知富貴爲何物。其自待如此。顧雖愛我。寧欲爲利祿計。欲使之亟進。得以升斗活妻子耶。惟是愚陋不足以當大賢。持達之遇。兀兀近五十。而迄無所成。用是爲媿負耳。北渡後。求汴人趙濟甫。爲公寫真。因題贊其上。嗚呼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如我乃得而事之。公初不以利祿期我。然則今所以事公者。雖出於門弟子之私。亦豈獨以門弟子之私也哉。公無恙時。辱公陶甄。攜之提之。且挽且前。萬馬之所馳。不足以比公之轅。萬折之所礙。不足以回公之川。將私其私耶。抑以爲文字之傳。匠石斲斤。子牙絕弦。千載一人。猶以旦暮。萬里一士。且謂比肩。念公生平。使我涕漣。顏如渥丹。雙瞳炯焉。彼粹而溫。既與不可傳者死矣。觀乎此。則又可以髣髴其足音之楚然。

范鍊師真贊

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宮。時范鍊師已東邁。門弟子王仲徽出其寫真。求予爲贊。鍊師初事崑崙郝公。號之曰玄同。子後從棲霞。正公復有玄通之目。故兼及之。贊曰：異欲其同。介欲其通。惟天與之形。而道與之貌者。不可變。故無地以受。運斤之風。三山微茫。貝闕珠宮。野服蕭然。與雲俱東。橫絕四海者。亦何慕冥冥之鴻耶。

寫真自贊

崑山
中作

短小稱悍。大有孟浪。勃萃槃跚。稍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爲德。氣之兒蕭散。不足以爲元氣。之弟至於欽叔之雅重。希顏之高氣。京甫之蘊藉。仲澤之明銳。人豈不自知。蓋天稟有限。不可以強而至。若夫立心於毀譽失真之後。而無所卹。橫身於

利害相磨之場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

介山馬卿雲漢爲仲晦甫寫真燕坐蕭然六籍在旁目

曰讀經圖欣然有會於予心者爲作贊云

聖謨洋洋善誨循循敝則新兮司南通途及門而堂自致身
兮致身維何山立揚休叶經綸兮所學所知效之所 遂及
民兮河潤九里海潤百里煦如春兮大方無隅孰墨孰儒孰
緇麟兮緇衣好賢佩之飛霞冠青雲兮方內之外方外之內
有若人兮

張幾道鍊師真贊

玄學爲家平實中和靜焉而不譁孫龍田巴其書五車吾知
爲盜夸若夫自後而先絕素隱之累方外而內無多岐之差

語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則若人之所以敦龐者艾者其未涯
也哉

頌

登封令辭侯去思頌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辭侯莅登封侯之來前
政適爲飛語所被羣小焯焯如焚絲如沸糜殆若不復能措
手者侯曰內之不洽不可以言外於是退悍卒併冗吏決留
務釋滯獄不旬日縣中廓廓無事卽召里胥鄉三老之屬凡
民之貧富丁之寡眾里社之大小輸送之近遠諦問詳審纖
悉具備著爲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貨逋賦以寬流亾假間田
以業單貧一粟之斂一夫之役均配周及權衡之必平緇銖
之必分也寬以期日不復強責計以追胥之費之半而公上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八
給矣方春勸耕遭田父野爰於途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
弟之訓懇切至到人爲感動以爲前乎此蓋未嘗有令惠吾
屬之如此也大概侯之治仁心以爲質不屑屑於法禁人有
犯薄示之辱教以改過而已至於老姦宿惡不可以情用之
淡治而痛繩之終不以爲夸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上官
不敢撓以事賓客不敢干以私教化興行頌聲流聞四外之
人莫不以崧前爲樂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寇之舉會官以
辟舉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罷之民卽相與言曰吾侯如是而
不得終惠茲邑侯往矣吾屬能久於此乎雖然侯之政不可
以無述也於是刻石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
鼎臣泰和中進士乙科釋褐滏陽簿卽有聲其辭曰
吏姦而漁吏酷而屠軒裳賄階章綬盜符魚肉視人以膏自

濡百膳踵來惠而不鉏饑喙旣饜督之公輸嗟嗟遺黎寒餓
而劬斂孳幾何日腊以枯孰當膏之俾還敷腴侃侃辭侯仁
信篤誠優爲趙張恥以自名我靖我民而不震驚涵浸薰醲
千室更生侯勸於郊民爾良苦治爾耒耜安而田畝輕家而
逋孰爲汝所不奪汝時不急汝租無墮不勤游末是趨辨爾
種稂相爾菑畚區爾欲淡苗爾欲疏稂莠旣芟蠹賊旣除穰
穰滿家貢以羨餘民拜侯教我敬我事迨其有秋維侯之賜
有來督郵責賦失期侯惠我民吏不叩扉丁男有言趣輸無
遲及此暇時從侯於嬉有嘉者禾將獻而失民謂我侯豈當
移秩蕭蕭馬鳴我侯於征侯無愠容民有嘆聲吏昔屏氣今
當誰畏盜昔知義今當誰媿予渴未濡蔽其泉流予暘未蘇
徹其庇麻侯去不留去如何憂中天之雲是陰下邑出而爲

兩崇朝萬國我思我侯與雲偕來引領南東顧瞻裴回嵩丘
盤盤潁水潏潏我侯之思其有既哉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書

寄中書耶律公書 癸巳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攷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

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交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脩明堂總章。必得榱桷豫章。節目礫阿。萬牛挽致之材。豫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櫨椳楔。楹棧葭栢。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煥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

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李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句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存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學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閭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閭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九
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與樞判白兄書

某頓首。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閱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連三年不寧。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間。吾兄亦便一字不相及。何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書。然至今不曾見。但近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吾兄飲啖如平時。差用爲慰耳。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得足痿症。賴醫者急救之。僅免偏廢。今臂痛全減。但左右指

麻木仍在也。比來數處傳某下世。已有作祭文挽辭者。此雖出於妬者之口。亦恐是殘喘無幾。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實錄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披節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亡者。爲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畧補之。此書成。雖溢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王先生碑。今送去中間。有過當處。吾兄細爲商畧之。碑石想亦便立得。他日改定。亦無害也。所欲言者甚多。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書爲報也。時暑自愛。不宣。

荅中書令成仲書

張子敬處。備悉盛意。未幾張伯寧來。招致殷重。甚非衰謬之所堪任。其還也。不得不以書通。癸卯之冬。蓋嘗從來。使一到

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
悠悠者若謂鳳池被奪百謗百罵嬉笑姍侮上累祖禰下辱
子孫與渠輩無血讎無骨恨而乃樹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
之卽日灰滅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貲之軀蹈覆車
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量閎博藹有時望士大夫出
於門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納足以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
業顧僕何人敢當特達之遇乎復有來命斷不敢往孤奉恩
禮死罪死罪某再拜

荅聰上人書

某頓首啟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新
什反復熟讀且喜且嘆又媿衰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
耳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

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
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
長者餘論內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
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雖以爲
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之多積之之久揮毫落筆自鑄
偉詞以驚動海內則未能至於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眞
贗攷古今詩人之變有贅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
讓常記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欽用李長源輩數人每示之
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賢彫喪將謂無復眞賞乃今得
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自幸宜如何哉上人天資高內學
富其筆勢縱橫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惟前輩諸公論議或
未飽聞而鑿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爲萬

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寫潔本年間得斷手即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書不盡言時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宣

荅大用萬戶書 二通

某頓首啟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弟昆慰藉之厚內省衰謬媿無以當之耳即日伏惟起居萬福孫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雷氏霜鍾亦名器也胥門舊物果有所歸到日公自知之臨行聊此為候向暄千萬自愛不悉
某再拜啟

某頓首辱書知賢昆季雅意媿衰謬無以當之即日伏惟侍奉萬福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太原留百許日僅得勿藥即欲東行繼聞相君北上且留待他日諸餘張壻能言之所需橫笛侍女圖今奉去樹萱堂記相見下筆未晚敲器賦全文并跋語千萬錄寄欲入見聞錄中時暑強學為親加愛不一一某再拜

疏

忻州修學疏代郝侯作

始定終綏守文之期式邁有教無類作人之效可徵言念吾州久崇廟學傳侯完復於天德小康之際傳守名慎微字機先要公增築於大定承平之時要守名介字伯升極地位之高明副師儒之嚴重華表俯窺於雙鶴廟學下有雙鶴觀連岡雄鎮於九龍學在九龍岡取上絃歌絕井邑之譁章甫易弓刀之舊孫內翰之科名相踵孫九鼎字固鎮國初狀元郡人姚隱君之文石具存學記醉軒先生所作名孝錫字仲純徐州人不圖劫火之餘遽有園蔬之歎顧慙小已猥守大藩方舉廢

之是圖亦少文之當變昔魯僖以泮宮發頌齊宣由稷下垂
聲不能廣廈以庇賢良媿萬夫之觀政況乃玄壇並峙佛屋
載新開檀施於奔馳戰斂之場化金碧於顧盼嘖呻之頃何
私有百神之秩而公無二仲之祠既責任之有歸豈經營之
敢後下車修庠序之教猶竊恨其遲扶杖思德化之成夫何
遠之有孰相茲役我懷其人

清真道院營建疏

奉爲本庵欲創聖位以爲焚誦祝延之所其於工費有賴宏
持謹投諸方上善共締清緣者竊以像設嚴真儀之奉齋廚
維淨侶所安祝贊有歸功緣爲大方經營之伊始宜助籍之
相先凡我同人幸坐一諾謹疏戊申六月日遺山老人疏
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

太室兼衡霍之秀天封維仙聖所廬劒飛而古柏仍存石澗
而仙蒲未老孰爲真隱再暘玄風揚潘馬之徽音續譚劉之
正脈李公大師源分渦水名動漠庭靜一得精微之傳沖退
爲衰薄之鎮惟望拜之祠既舉而司真之治方虛敢因黃鶴
之書敬促青牛之駕璧門金闕瞻星漢以非遙玄都石壇佇
嵩呼之復振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興國院改律爲禪請住持疏二首

軌轍交馳塵勞先起皮毛盡落眞實具存星河同是一天淮
濟更無別水談空說有何妨振轉話頭指東畫西究竟不離
當處眷茲興國初議安禪誰堪選佛道場來舉開山公案集
公清風匝地滿月當秋不甘北覬之鈴錐自得壽寧之衣鉢
僧嗣壽寧月光明既露難擬蓋藏賓主相諧共爲推挽雲山改色

鐘鼓同聲暫從華表之游盡革青氈之舊法延龍象同歸佛
祖之權大地山河永祝南山之壽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福慧兼全萬爲希有人境相值一變從新載惟父祖之田園
遠歷隋唐之歲月透龕仍在露塔相望雖齋鼓粥魚粗供朝
夕而樹林水鳥未極幽閒幸我賢侯特紆浚眷謂扛地之清
風未遠而開門之勝概空孤變遷既異於古今授受寧論於
甲乙誰其作古自有當仁固知不出當家終亦難逃公議月
輪桂樹斬新別出一枝佛國旃檀何暇更求他木某公清標
孤峻道照虛明袖裏圈繩穿透向上諸人鼻孔林開几席坐
斷天下衲僧舌頭既爲大事因緣化身合與末法眾生援手
自教自禪之已竟誰賓誰主以何言勿云鶴戀日巢自是龍
行故道高提正令行十三八倍之權永爲皇家延百億萬年
之壽無勞擬議便可承當

曹子歸葬疏

松柏歲寒莫重死生之託金蘭天屬亦有急難之求久要不
忘交情乃見通甫曹君牧之風調張祐才名誰謂雍容間暇
之年生而有零落棲遲之暮景風霜十月身去國而不歸蓬
藿一丘事蓋棺而未了且行路有匍匐之救豈徒哀無賄賂
之文凡我同盟忍忘斯義城旁冢地何如溫序之鄉閭汁上
麥船會有范家之父子

雜體

麻杜張諸人詩評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以作詩爲業
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予嘗竊評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

遺山先生集卷三十一
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
攻戰不足故勝負畧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倣
於不相統一有連雞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爲戰而號令無適
從故勝負未可知光弼代子儀軍舊營壘也舊旗幟也光弼
一號令而精彩皆變第恐三子者不爲光弼耳

射說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壻馳射壻佳少年也跨躡柳行中
勝氣軒然舞於顏間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
已而樂作一射而矢墮再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軼人與
弓矢俱墜左右奔救雖支體不廢而內若有損焉晉侯不樂
謝客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
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

爲一的雖蠶之微將若車輪焉求爲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
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爲一身不暇騎騎不暇
穀穀不暇的以是求中於奔駛之下其不碎首折交也幸矣
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顧嘗學焉敢請外廩之下駟
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許顧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
放足百里銜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罷酒元子聞之曰
天下事可見矣爲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爲一以之敗一
以之廢是可歎也作射說

酒裏五言說

去古日已遠百僞無一眞獨惟醉鄉地中有羲黃醇聖教難
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此子三十六七
時詩也壬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秀與一傅生祈仙山寺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九
中蘇晉降爲寫詩數十首一詩有百僞無一真中有義黃醇之句餘詩除酒裏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語正卿德秀初不知蘇晉爲何代人不論此詩何人作也而晉所批乃有此十字晉豈予前身歟抑嘗見予詩竊以爲己有者歟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記予詩以託名於晉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晉旣以予詩爲渠所作故予亦就酒裏神仙我五言取償於晉作樂府一篇繡佛長得半生枉伴蒲團過須墟橫臥一蹴虛空破頗笑張顛自謂無人和還知麼醉鄉天大少箇神仙我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

古今俗忌以五月爲惡月端午爲惡日赴官者頓不敢發生子者棄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以俗忌爲當然赴官後期蓋不足計生子而不之舉其禍可勝言哉原武靖德昭以此月舉兒子靖氏蓋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戶而乞字於余子以爲五月生子往往富貴而壽如漢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晉王鎮惡之等其事見於史漢魏晉之書爲甚詳秉筆者亦欲明已定之分祛雷同之惑故諄復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歲以文武材傑出時輩浮湛里社四五十一年之間抱利器而莫之試其所得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之名耳德昭問學甚篤行義甚脩遭離世故又抑不能舉宜爲造物者之所乘除以起家之子遺之也高戶今六歲青衿繡襦溫然如含玉之璞琢而文之將爲萬乘之器吾知惡月之說殆田家媪火鑪頭語耳因字之伯起書以貽之

曹南商氏千秋錄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見於遠孫正奉大夫贈昌武軍節度使

衡所著千秋錄備矣蓋自少典而降得姓者十四契始封商以子命氏十三世而至湯十七世而微子代殷後爲偃王又二十六世於秦於兩漢於曹魏六朝隋唐詳見於家牒者以節度君推世次系出陳之長平長平殷高宗冢在焉遠祖司空侑唐史有傳太和中再領天平節鉞子羽舉進士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僖宗間其有禮學擢爲太常博士終於大理卿贈吏部尚書子暄暄之子處讓處讓之子嶽已上失其官號俱爲唐人嶽之子諱懷欽入五代十年生周顯德三年劉燦榜擢第終於宋建隆四年朝奉郎試大理評事知曹州南華縣事致仕因家於曹享年九十四詳見譜牒蓋自司空而後爲鄆人南華而後爲曹人避宋宣祖諱改姓商氏逮節度君九世矣南華之子捷淳化三年孫何榜擢第累官至

比部郎中生七子宗聖宗傳宗同宗弼宗旦宗爽宗昱宗傳宗弼宗旦三子登科宗傳咸平三年陳堯咨榜擢第初仕蜀川後乃隔絕不知所終宗弼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擢第累遷至中書舍人仁宗朝時譽藹然有卿輔之望其後不樂仕進年未五十乃挂冠築堂曹南之西園名曰晦道時賢高其勇退盛爲稱道之享年七十娶冀氏封金華縣君生八子倚備儼傳佑佖佖偕倚備傳佖四子登科卽節度君六世祖也宗旦字繼周天聖五年王堯臣榜擢第官至朝奉郎知桂陽監平陽令享年五十二娶卞氏生四子伊灝佺佺詳見墓誌長子伊伊子諶倚元豐五年黃裳榜第一甲第三人擢第初任太原教授大學博士後元祐黨事與裨其名於餘官之列一子中立備皇祐三年馮京榜擢第三子穆之伯之適之傳

字夢臣皇祐五年鄭獬擢第繼登說書科授國子直講終
於光祿寺丞出知虢州未陽縣事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
選也享年六十一累贈太中大夫娶李氏封恭人詳見墓誌
卽節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千之元之立之延之坦之成之
貫之元之貫之登科侏嘉祐四年劉輝擢第終於通直郎
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張氏生五子先之才之孝之說之直之
先之說之登科元之熙寧九年徐鐸擢第終於承議郎濟
州鉅野令縣界金山寺碑在焉娶蕭氏四子因圉丹丙因登
科先之元豐五年黃裳擢第終於衡州茶陵令貫之字以
道後改名又元祐六年馬涓擢第張君向辟爲計司屬官
終於朝散郎知懷州武德鎮致仕享年六十七娶張氏封安
人卽節度君之高祖也生六子周同岡冊丹甬皆業進士說

之建炎五年李易榜擢第授鄧州文學後攝濟陰主簿阜昌
二年通判興仁軍府事張君檄文商文學案勤學古可使入
官今保舉堪赴吏部注擬差遣竟不就享年六十娶傅氏卽
龍圖公之女孫也四子默點黝黝後改名休復字子參風
儀秀整襟量夷曠博學有文老居汴梁娶江氏卽金紫公鄰
幾女孫也有一生文集行於世謚九舉終場建中靖國
元年恩賜進士第終於虔州大庾令因紹聖四年何昌言榜
擢第終於通仕郎開德府臨河縣令三子大有大聲大臨周
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致仕奏補累官至通直郎開德府
濮陽縣丞一子驥岡字元壽建炎二年從劉錫太尉解危滄
州奏補拱轉從事入金朝換忠勇校尉享年七十二卽節度
君之曾祖也初娶周氏再娶鄭氏二子駒馳冊字元功丹字

大忠後改名愈字師心爲施內翰朋望詩酒之交生二子驥
騏皆蚤世甬字子華俱以儒業顯于鄉里學者宗之祖駒字
士龍兩赴庭試天資和雅博學強記教授鄉里泰和元年五
月十五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一祖母郝氏封宜人三子長永
錫字難老次敷錫字福老次康錫字吉老難老用公貴及封
朝請大夫致仕妣王氏濮陽郡太夫人三子仲曰道字正叔
滑稽豪俠有古人風季曰衍字信叔穎悟蚤世公朝請君之
長子也字平叔幼從祖學長師鄉先生李若訥若訥愛其才
每器重之年一十五擢崇慶二年黃裳榜詞賦進士第釋褐
主鄜州洛交簿以廉能換郿縣尋辟威戎令時興定己卯歲
飢民無所於糴公乃開倉賜濟然後白之行臺賴以全活者
甚眾夏六月地震城郭摧圮夏人乘釁入寇公率領蕃部土

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
例罷入爲尚書省掾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攷再滿授
戶部主司兩月擢拜監察御史姨母郿國夫人不時入禁中
干豫政事聲勢甚張公拜章極言自是郿國被召乃敢延見
宗室帥慶山奸軍進南歸州失利朝廷置而不問公建言自
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爲浹杖八十
因而退罷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溫時一女在掖庭從史親舊
干豫權利其家人填插諸司貪墨張露而臺官無敢言者公
歷數其罪詔罷溫戶部改太后府衛尉公再上章若臣言溫
果可罪當貶逐溫無罪則臣爲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
之哀宗爲之動容乃出溫爲汝州防禦使未幾改右司都事
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

樞密院經歷官遙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仍佩以金符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務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塞京東河決奏公以左右司郎中從行正大八年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授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間道之長水界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飢凍不能戰主帥兀典棄眾降敵公爲北軍所得令去巾公瞑目大嘯曰汝欲脅從我耶我終不能降回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以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一死報國耳遂拔佩刀自到時年四十有六褒贈正奉大夫昌武軍節度使初娶鄧氏繼娶鄭氏並封濮陽郡夫人子

男二人長曰挺字孟卿業進士次曰援字仲經女一人適進士劉茂孫男七人琥璘璿瑋皆業進士璋瓛瑄及女孫二人尙幼初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言極諫稱於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皆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陞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召道真赴都堂問孰爲可相道真以尙書省掾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卽大位經畧四方思所以宏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卽命驛召致之復右司諫天下相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敦終始家居怡然無愠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高者闕畧而無所統

紀下者或屑屑於米鹽簿書之間公天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評者至今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斯世惜也故好問銘其墓云云按公所藏及記錄者有唐武德三年遠祖司空勛國公問山誥有體質平允才器敏洽宣力義旗功參造昧可吏部尚書宣和內府物也已下皆晦道堂題詠備在家錄自餘玉牒授之楚尾毛觀復給事中知曹州興仁軍府事三衢盧襄贊元濟北李那商老任庭玉鄧忠臣山東路提刑使濟陰賀公叟楊庭東平路轉運使鄉先生李上達及子省元防方平濮州軍事判官林棣姚建榮與祖尚書左丞壽國公金城高汝厲巖甫同知臨洮府事兼積石州刺史平陽孔天監偉明尚書右丞汶水賈守

謙益之諫議大夫淳南許古道眞戶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臺

山楊造叔玉尚書左丞日照張行忠信甫平章政事蕭國公

東阿侯摯莘卿大司農戶部尚書相人張正倫公理等書札

詩篇

在家錄

翰林應奉東明王鶚百一嘗作誥詞云出知外縣

凜乎其德讓之遺入掾中臺魁然有宰輔之望禮部閑閑趙

公許與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爲時賢所摧重

如此尙何待僕言正叔以通家之故請爲千秋錄作後記因

得件右之或疑商氏名德相望而報施未豐者竊以水喻之

今夫流泉出石罅間從濫觴之微涓涓而不絕及其合支流

會眾川儲蓄淵渟盡洞泆舒徐之態鼓之以長風驅之以迅

雷泄雲雨而涵鬼物雖有千石之舟十丈之檣遲回顧盼而

不敢發蓋從微至著而有本者必如是耳今孟卿館嚴侯之

門者十餘年侯溫然執擁篲之敬海內名勝率以清廟之器許之諸郎玉石秀發生長見聞宜有不資於人而自媿者正叔年甫六十安閒樂易福祿方來他日羔雁成羣極人間盛事當信僕言之不妄云癸丑二月吉日河東元好問裕之謹書

故物譜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學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取爲超絕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祿兩小山以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

壁間得存兵退子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尙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所則座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子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亾其綴緝裱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子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卻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

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女之愛
玩玉涯之固護非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大有力者
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可哉子以為不然三代
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日永用享則曰
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為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
物邪抑知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
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
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
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為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
以游於方之外雖渺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
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為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
何必即空以遺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

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遺山先生集卷第四十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廉友校梓

上梁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兒郎偉竊以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道所以互萬世而無敝
庶而富富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從方屬靈臺偃
伯之秋宜有庠序盈門之勝眷紫微之舊治肇清廟之新基
緊改作之良難知樂成之有在中國有詩書之教風以動之
癯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闕官之義以佐武城之歌
兒郎偉拋梁東井邑弓刀變舊風孝悌力田從此始衣冠禮
樂有儒言

南極目農郊露氣酣五畝樹桑明府教馬鳴無用說宜蠶

遺山先生集 卷四十一
西木鐸新聲換鼓鼙學館大亨知有日富兒未用笑朝齋
北草創古來須潤色妙年令佐嚮儒風子弟於今有矜式
上漢日鄉賢多將相儒林發藻廣川君金壁光芒三萬丈
下弦誦洋洋新美化朝家頻賜鶴頭書長吏今年應勸駕
伏願上梁之後生徒石室常師蜀郡之文翁保障繭絲不媿
晉陽之尹鐸旁沾鄰郡共洽文明

南陽廨署上梁文

拙以力巧以勞野人養君子之義政有居訟有所國家謹官
府之常繁改作之果難宜樂成之有在爰從舊邑改隸新州
一朝公廨之遞遷三政民居之雜處吏卒靡瞻依之地簿書
失肩鏑之嚴加之儻直稍憊公移卽至度則計役有司誠憚
於紛更習陋安卑職者亦爲之竊笑眷惟吾土今號名藩田
則九州上腴人則四方和會山連峴首如瞻大將之鼓旗樹
入春陵猶有故鄉之城郭豈有官爲十萬戶之長地方二千
里而遙陞級不爲之少崇繩墨自拘之如此

後逸

外家別業上梁文

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
之自然方屬風霜匱薄之餘而有里社浮湛之漸茲焉卜築
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蟬蠹書癡雞蟲祿薄猥以勃窣槃跚之
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
久矣公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唯束手人
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旣
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覬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
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

保百族於羣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
 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搆亂羣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
 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為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
 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脩趙王禪文何豫
 陸機之手迹文選謝平原內史表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
 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眾口之合攻果吮癰
 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於養
 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穀子北渡之初獻書中令君請以一寺
 觀所費養天下名士造謗者二三亦書中敘舉之類也以流言之自止知神聖之可憑
 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
 先人之蔽廬可憐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
 幸成計尤私便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錄事寄草堂之貲占

松聲之一工

東皋子北山賦菊
花兩岸松聲一工

近桃花之三洞

子此別業與
白子西所居

相東牆西壁無補折之勞上雨旁風有閉藏之固已與編戶
 細民而雜處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之挫銳以解紛且以
 安常而處順老益濁酒便當接田父之歡春韭晚菘尚媿奪
 園夫之利彼扶搖直上擊水三千韋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廟
 堂佐天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輒取合歡之
 意演為助役之謠

兒郎偉拋梁東人笑家山蕙帳空老大讀書無用處且將耕
 穫教兒童

南羊谷山中好石翁杖屨一遊無腳力會稽禹穴更須揆
 西未要坊名改碧雞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浣花溪
 北老怯寒冬思密室嶺頭騎馬是官人萬里風來沙土黑

上何人落日心猶壯雲間道有少微星兩眼眵昏無復望

下百尺長松遶茅舍他年拈出次山詩七十腰鎌行時稼長松

萬株遶茅舍又云老公七十自腰鎌將引兒孫行時稼此吾家次山公詩也

伏願上梁之後里仁為美鄰德不孤子期永作知音曹子期吾先友

季鷹蚤思命駕張緯文留滯燕京起居飲食身為無事之人伏臘歲

時家有長生之釀旁沾親舊共樂安間

青詞

太夫人五七青詞

思重託身生成之義等禮名猶子嗣續之道存痛卵翼之未

終忽楛棖之永棄敢伸悃悞仰訴昊蒼中謝伏念臣母張婦

德成家母儀範世儉必求於中禮嚴不至於失慈所以命臣

者其道公所以拊臣者其勤盡三釜得暫榮之祿百身無可

贖之年涓埃之願莫施風樹之悲曷已惟幽誠之有假或冥

福之可徼敬叩玄科竊依真廕土灰有望儻沾再造之仁草

木何知永戴曲全之賜

劉宣撫設醮青詞

威然後懲恆情之必至救而不棄大道之曲成惟洪纖同萬

化之歸故幽顯靡一誠之間敢殫悃悞仰叩希夷中謝伏念

臣某塵劫賦形昏衢失步偶會崩離之遇妄從角逐之餘出

入兩州因循十稔豈微勞之可錄徒多罪之與俱果令暮景

之桑榆尋蹈畏塗之荆棘憂虞甫集喪病踵來暴貴非祥固

退藏之已晚孤根易燒在摧折以何堪悔莫自追孽將安道

眷深衷之有假尙後福之可徼載學玄科竊依真廕恭惟至

公立德宏濟為仁閱其翺飛蠕動之愚重以氣化形生之賜

陽泉山莊

陽泉山莊

遺山先生集 卷四十一
四
土灰有望儻霑善貸之私溝壑未填舉是自新之日

張喜千戶青詞

暴貴無漸一歸自召之菑大德曰生萬有必從之欲敢殫悃
幅仰叩希夷臣某腐朽餘生編齊庶品匪時緣之幸際撫氣
質以奚堪戶封已迫於通侯子壻繼聯於鼎族滿盈之極負
乘是憂果罹瘞天之殃危失保家之長尚賴至仁之宏濟庶
幾大道之曲成恭按立科竊依真廡自同草土固所謝之莫
知未卽灰釘惟改新之永誓

樊守謝土詞

營建非時事關於倉卒陰陽干禁理藉於祈禳恭扣立科切
依真廡有相之道何知陰隲之私永建爾家尚覬曲成之賜
郡守天池祈雨狀

維太歲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官等惶恐
百拜獻狀天池龍君殿下惟神血食一方膏潤千里靈應之
迹著見有年某等資品凡陋德薄任重不能撫安閭里召迎
和氣自開歲以來雖嘗被一溉之賜既雨而旱今已十旬夏
苗欲枯秧稼無望民庶嗷嗷將遂逋播匪我神明則將疇訴
乃涓吉旦謹遣管內僧某道士某躬請靈湫奉迎甘澤某卑
職所限止於道左願俟雲輿風馬尚辱臨之不勝懇禱之至
謹狀

祭文

祭飛蝗文

粵惟此州百道從出調度之急膏血既枯懸望此秋以紓日
夕沴氣所召百騰踵來種類之繁蔽映天日如雲之稼一飽

遺山先生集 卷四十一
莫供道路嗷嗷無望卒歲考之傳記事有前聞魯公中牟今
爲異政貪墨汝罰詎曰弗靈言念茲時瀕於陸沈吏實不德
民則何辜歲或凶荒轉死誰救敢殫志願神其憫之

爲第四女配壻祭家廟文

維太歲辛亥十二月丙辰朔十有四日己巳孝曾孫元某謹
以家奠敢昭告於顯曾祖忠顯府君曾祖妣王氏顯祖朝列
大夫銅山府君顯祖妣河南縣太君趙氏顯伯考贈中順大
夫東巖府君顯伯妣河南郡太君王氏顯考廣威隴城府君
顯妣河南縣太君張氏先以庚戌八月爲第四女擇配得世
官張氏之長子興祖作壻家居龜筮叶吉今正是時廟授有
儀式伸虔告尙饗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維大朝癸卯歲八月己巳朔五月己酉哀子某謹以家奠敢
昭告於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負釁蒙累貽禍庭闈龜筮告
期迫於襄事尙假殘息勉瀝血誠維先夫人系繇鼎族天作
之配嬪於我家婦德有光母儀克備彤管所擬於古無慙維
我嚴君蚤逢昌運仕非爲己義不及私家政所由倚之中饋
悉力一志以濟時康寅亮天功實資內助謂當陽報俾壽而
康如何盛年奄棄榮眷相彼庶品資於坤元得一靡常倏焉
傾圮藐是瑩獨託體何從創鉅痛深百責奚贖人皆有母今
我獨無哀哀昊穹忍此荼毒終天一慟五內崩離嗚呼哀哉
伏惟尙饗

題跋

跋國朝名公書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爲風塵表物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蘊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媿古人宇文大學叔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涇州彥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爲一時任南麓趙黃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句清卿許司諫道眞爲一時龐許且置若常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

王則亦不得不爲西園清夜惜也歲甲午三月二十有二日書

題樗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昨國公詩筆圓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楊趙諸公無不歎賞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祕十分之二客至相與展玩品第高下至於筆虛筆實前人不言之祕皆纖悉道之故時人推畫中有鑒裁者唯公與龐都運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予意公畫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蓋詩與畫同源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如前所書九歌遺音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耶

九歌遺音易曲山蘄東山人蒼檜千章竹萬年嶺頭雲自間杏花殘

欲春闌立玉峯前水一灣鷗飛落照間
正大三年季春二十三日爲松庵書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荆棘地人皆有兩手不劓虎兕齒如何身
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屣而於趨舍乖知
之不審耳盜跖膾人肝顏子一瓢水均爲一窖塵誰光百世
祀較其得失間奚翅千萬里所以賢達人去彼而取此道腴
時雋永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兼以勸諸已閑閑公此詩
爲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
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見公必盡口其辭旨不覺斂衽生敬
公嘗爲襄城廟學作省齋銘云言有非邪行有違邪君子之
棄而小人之歸邪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
可以一唱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
生河東元某謹書

跋二張相帖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責文士者責之書粗記姓名已爲過望
況工妙如此耶

跋蘇黃帖

蘇黃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尙計
少作邪

跋松庵馮文書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閑閑
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如吾松庵丈詩筆字
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歐公之言亦不爲過必有能辨
之者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雄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作

遺山先生集 卷四十一
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黃樓賦坡亦嘗辨之颶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邪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祇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強秦淵明決不能辦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弦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爲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跋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畫端愿而靖淡類其爲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杞國節士八大字某不能識其妙處故不敢妄論

甲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太中清涼僧舍敬覽

題許汾陽詩後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詞人龍巖黃華黃山諸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真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字如出一手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濰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蓋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子云婁相任唾面周廟貴緘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東人至今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間直言極諫與陳公正叔齊名時號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有似者而彥清承其後何其幸耶彥清隱於技者三十年技旣高又所至以善良稱謂之稱其家蓋無媿也

遺山先生集 卷四十一
此詩渠家青氈其寶祕之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
夏六月二十一日晚進河東元某謹書

毛氏家訓後跋語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從事洛陽之西樞君手書戒敕以
公清廉正不昧神理爲言內翰王君伯翼述之備矣某向在
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謀相好善已數十年
矣兩君資稟高亮畧相彷彿言行之間有不期合而合者提
舉馳驛方城御史以私憤橫造飛語遂陷詔獄一償而不復
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敘述始末終之以許國之誠唯天地
神祇可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無爲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
嘗見示因得并渭南手筆紬繹之私竊慨嘆東坡有言人無
所不至唯天不容僞壬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
裔不顧什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絕而
復續稍微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中表孰謂不有以敬之吾
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弟姪固已安居於雞水之上
矣已酉冬某自燕還幕府館客勤甚公夫人子姨也護觀世
德名氏敢以蕪辭繼於王內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婿
河東元某斂衽書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參知政事
翰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由文階而進
者凡二十有三人旣列其姓名刻之石又謄寫別本以示同
志僕意以爲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括地以爲
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旣不聽卽致相印

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臺東平威惠
並舉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節
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
不見行事徒記爵理僕竊以爲未盡何則追述先賢鄉里後
生實任其責柳子厚先友紀近世名臣言行錄有例也至於
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勸激
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齎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
數誠使見之紀錄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
獨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相告見賈丈顯
之嘗試問之以爲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
某謹書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寬之復郭熙爲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
有郭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近世太原
張公佐山間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
東往往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山水脫得
郭熙平遠四幅愛而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爲
門弟子邵抱質作春雲出谷湖天清畫千崖秋氣雪滿羣山
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記因爲書之此翁定襄人童卯入道
道行高潔而邃於立學吾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茲見之
子恐後人閱翁此筆但與郭熙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
如此立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學易先生詩絕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閑閑之論定矣

此詩予初到崧山時曾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滾而不見之久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故喜爲之書予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較本題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人書盤谷序又儀真令諱蹟者皇統宰相宣叔之父是先生昆弟行有詩文二冊號南榮集宣叔錄之以備遺忘亂後唯予家有之然則予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出兩手耳

跋龍巖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巖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束故步仍在末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如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爲樂府絕唱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逕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眞所畫門生元某書

遺山先生集

卷四十

三

遺山先生集卷第四十

